

# VI



九份 1960年代 鄧南光

## 生命容顏（1963～1971）

逝去的年代、想望的風景，鄧南光的照片，閃爍著直覺而抒情的人性觸動，

他影像中的每一幅生命容顏，見證了我們忽略與遺忘的人，

時空穿越，他（她）們依然存活著，當我們注視著他（她）們的眼睛，

他（她）們也看著我們，經過鄧南光的世代影窗。

1963「台灣省攝影學會」創立。

1965「第一屆全省攝影展覽會」於省立博物館展出。

## 「台灣會」的啓程

六〇年代初，台灣業餘攝影家尚沒有全省性的聯誼組織，爲了與「中國攝影學會」這個外來的攝影主權取得一個對等位階，鄧南光聯合李鈞綸、蔡子欽、呂芳起、楊天賜、鐘錦清、王金塗、呂震邦、劉長壽、林炳勝等本土人士發起「台灣省攝影學會」，多次奔走屢遭退件，最後透過國大代表黃國書關說後，才獲得省政府社會處核准登記，於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省會會章，由王金塗設計

成立，過程十分艱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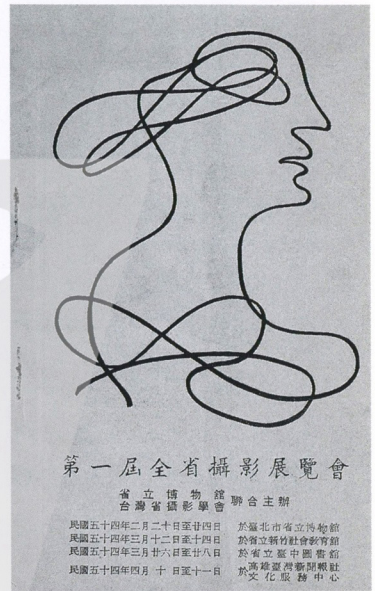
●「台灣省攝影學會」以「自由影展」的基層會員爲主要幹部，聯合全省攝影同好，努力推廣本土化的寫實作品，並以開發現代攝影爲宗旨，形成了「台灣會」的風格特色。鄧南光衆望所歸的被推舉爲首任理事長、連任了七屆直到他逝世爲止。



「台灣省攝影學會」基層會員合影 (1960年代攝) (王金塗 提供)



全省攝影展覽會場 1960年代 鄧南光



鄧南光手繪、設計的省展目錄 1965

●「第一屆全省攝影展覽會」的舉辦，是當年攝影界的大事。在鄧南光領軍及基層會員數月籌劃下，一九六五年二月中於省立博物館展出，隨後並巡迴新竹、台中與高雄展覽，引發全省業餘攝影愛好者的注目與投入，展現一片新氣象。

●打開當年展覽目錄，作品分黑白、彩色、幻燈三類，共有二十五縣市，三百四十多人參加，作品件數達一千二百餘件，經鄧南光、李鈞綸、呂芳起、鐘錦

清、張士賢、蔡子欽、梁增文評選下，選出一百九十五件作品展覽；包括劉安明、林慶雲、鄭桑溪、徐清波、蔡高明、黃伯驥、林吉基、吳永順、黃登可、林吳開洲、管連修、鄭水、謝德正等，這些後來十分活躍的中生代寫實健將，都在當年展覽入選榜上，他們分佈全省各地，全是年輕的起跑者，在「台灣省攝影學會」的號召下，第一次參與寫實運動的大匯集。

## 寫實攝影現代化

●當年《聯合報》編輯兼藝評人胡永以「業餘攝影新方向」寫了一篇省展評介，肯定寫實攝影的時代意義與藝術機能，他說通過寫實的途徑可以認識自然，可以發現自我，建立「主觀」，但他也深切地建議，如果評審團的攝影家都一致的是現階段的寫實派，就免不了遺漏了一些更前進更積極的作品，如果能有理論家、文學家、美術家參與其

事，在遇有特殊作品時提出討論，或可得到更好的成績。墾一塊新生地要多年血汗，建立一種新的文物風格就需要更多的人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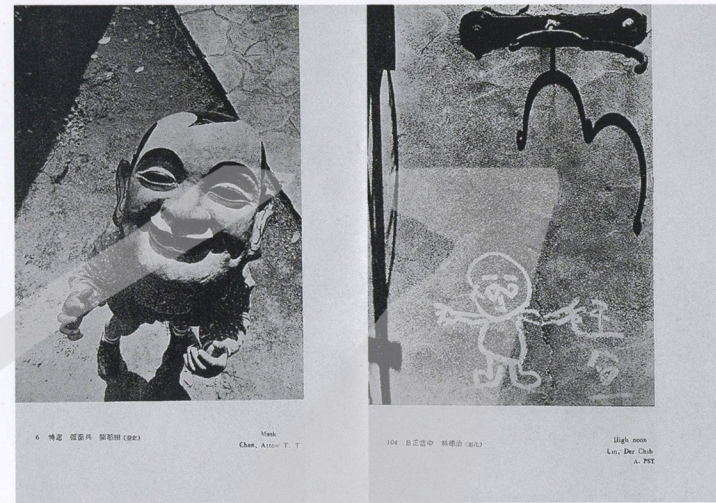
●鄧南光在首屆省展中的「展出語」中指出，藝術要能啓示時代，新的藝術風格應是「動的」、「寫實的」和「實用的」，要與過去「靜的」、「人爲的」、「裝飾的」有所區隔。他所提倡的「現代攝影」是針對傳統的畫意沙龍或保守、制式的紀錄攝影而提出的，希望大



《聯合報》周六版的省展評介 1965



鄧南光主編的《現代攝影傑作集》1967



仮面具 陳田稻

日正當中 林德治

家能在內容與形式上朝向生動和創新的方向。

●一九六七年五月，台灣省攝影學會出版《現代攝影傑作集》，以光影造型、人像特寫、生活勞動、祭儀遊樂等寫實面向，展現六〇年代攝影新風格。這本鄧南光主編以及他和鐘錦清、謝震乾三人共同評審的影集厚一百四十頁，附中英文解說，極具企圖心與開創性。影集雖因經費不足印刷欠佳，但作品意義正如五〇年代，台灣出版的《人類一家》

(The Family of Man) 專輯一樣，具有時代性的指標意義。

●「現代」兩個字是鄧南光在日本留學時所吸納的創作養分，如何在寫實中融入現代精神，在現實的光影構建中營造另一種觀察的新意抑或思索的隱喻，超脫傳統美學束縛，建立影像新感動，是他一直努力不懈的目標。自四〇至六〇年代，鄧南光一步一腳印的實踐，默默留下鮮明的足跡。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 攝影生涯的印跡

●鄧南光沉迷於拍照及推動影務，加上灑脫外向的藝術家個性，不善於做生意，「南光照相機材行」終因營運困難於一九六〇年關閉，他轉赴「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負責醫學攝影工作。這個美援時期設於台大醫院的研究室裡，購進不少先進貴重的光學機材（萊卡系統為主）對人體與疾病做精微的紀錄與分析。鄧南光一向對萊卡機件特別嗜愛，又必須負擔家計，就接了這份工作，一做就是十餘年。

●在研究室裡，他拍了許多烏腳病與流

行病的症狀紀錄，都列為醫院存檔。這個工作頗制式化，他因英語欠佳溝通不良也時感抑鬱，只有休假時在外帶著相機無拘無束拍照，才似乎又找回真正的自己。

●在朋友的眼中，鄧南光安靜少語，卻也樂觀幽默。對生活與拍照充滿熱情，推動影會事務又任勞任怨，不遺餘力。在他擔任「台灣省攝影學會」七年的理事長職位中，不僅忙進忙出，更親自長期主編學會月刊。六〇年代末許多人到台大醫院研究室找他，常看到他的桌上擺滿照片，公私併用地忙著編月刊。



「南光照相機材行」於1960年關閉 鄧南光



鄧南光攝於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 19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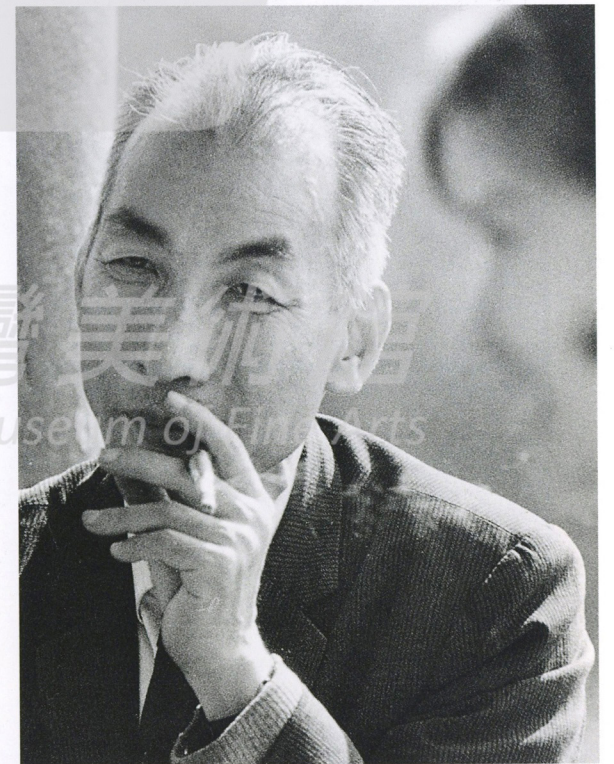


在「大同影會」活動中鄧南光示範迷你攝影取景 1967（李悌欽 攝）

●鄧南光晚年心臟不好，有高血壓，但他仍注意身體，每天服藥。一九七一年六月十六日當晚，他為了會刊忙至深夜，次日鄧太太叫不醒他，通知醫生後才知道他在凌晨三、四點時已因心肌梗塞而去世，享年六十五歲。



鄧南光過世前數日參與「大同影會」評審（李悌欽攝於1971年）



鄧南光 1967（李悌欽 攝）

## 追憶與懷想

●鄧南光過世後，他的三個孩子表達了深摯的感念：

「父親的紀錄深刻，看法銳利，努力拍攝各種生活型態與民間祭典，提醒我們逝去的美好記憶與時光。」——鄧世正  
「父親的興趣引領他走完這一生，他重視地方文化，是本土精神的典範。」

——鄧世明

「父親能夠窮畢生之力在攝影之路冒險前行，這樣的生命對他來說，已心滿意足。」——鄧世光

●郎靜山在鄧先生的告別式上，用毛筆書寫著：「南光兄弟人秉性謙和，古道照人而雅愛，攝影數十年孜孜不倦，引導群倫，啟發後進。」



三〇年代的鄧南光（攝於三峽）



四〇年代的鄧南光（攝於新公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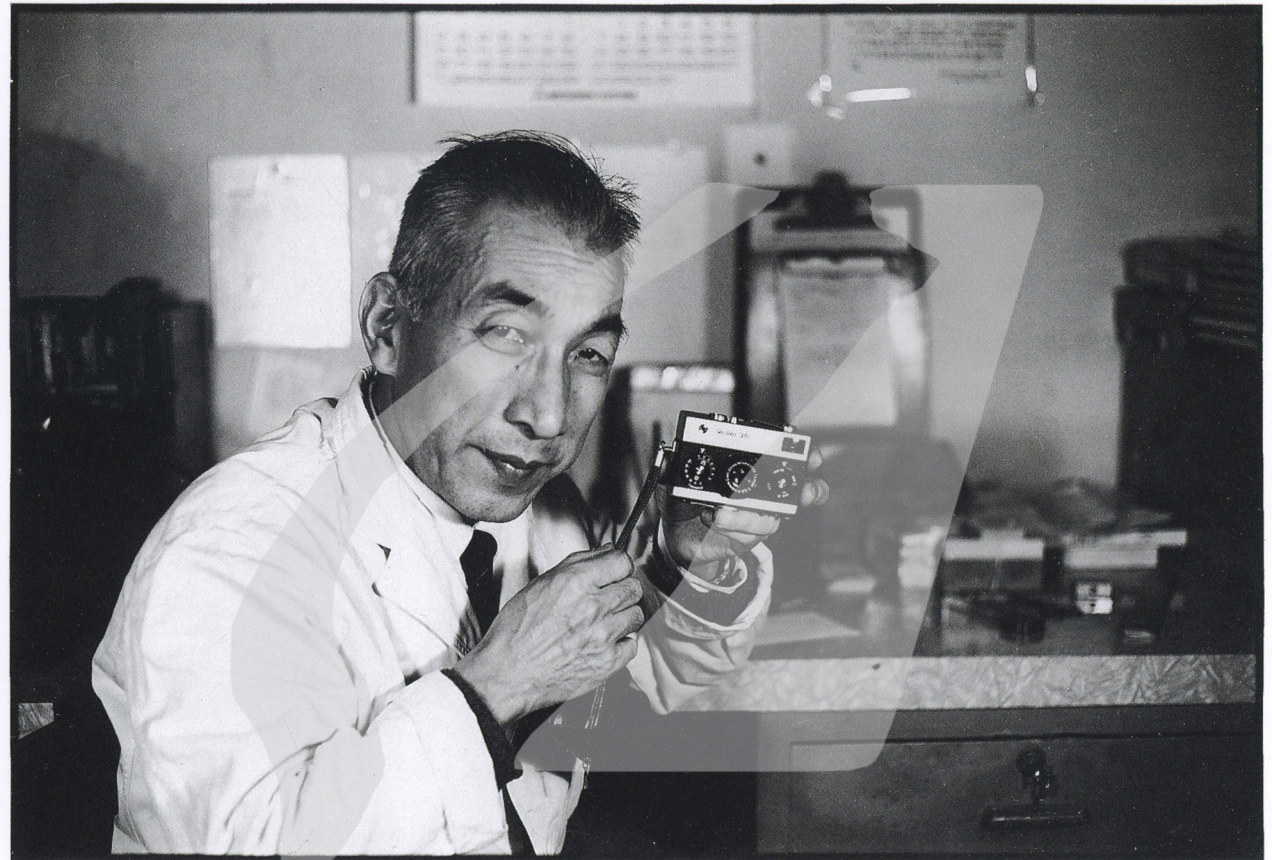
五〇年代的鄧南光（攝於淡水河）

●日本寫真協會副會長金丸重嶺曾接受鄧南光的邀訪來台評審、演講，他也寫下這些紀念辭：「以創造的精神使攝影昇華至最高藝術境界，南光先生的作品加深人生理解，促進人類幸福。」

●法國攝影大師布列松曾說：「攝影

時，觀看的樂趣、敏感度、感受性、想像力必須在相機的觀景窗中匯集。」他的話為鄧南光的作品作了最佳註腳。

●逝去的年代、想望的風景，鄧南光的影像日記連結了兩個世界，一個是鏡頭前過往的有形世界，一個是鏡頭後延伸



六〇年代末的鄧南光（攝於台大醫院研究室）

的心理世界，是攝影者似遠還近的感情世界，慾望世界，一如德國影像作家溫德斯（Wim Wenders）所說：「每一張照片都訴說著生與死，每一個被捕獲的影像都是生命的兆見與供物。」

●鄧南光的照片閃爍著直覺而抒情的人性觸動。他觀察入微，但拒作批評，他

既不阿諛生活也不誹謗生活。在他的影像中，我們看到一種質感，一種品味（a sense of quality）。每一幅生命容顏，都見證了我們忽略與遺忘的人，時空穿越，他（她）們依然存活著，當我們注視著他（她）們的眼睛，他（她）們也看著我們，經過鄧南光的世代影窗。

生命容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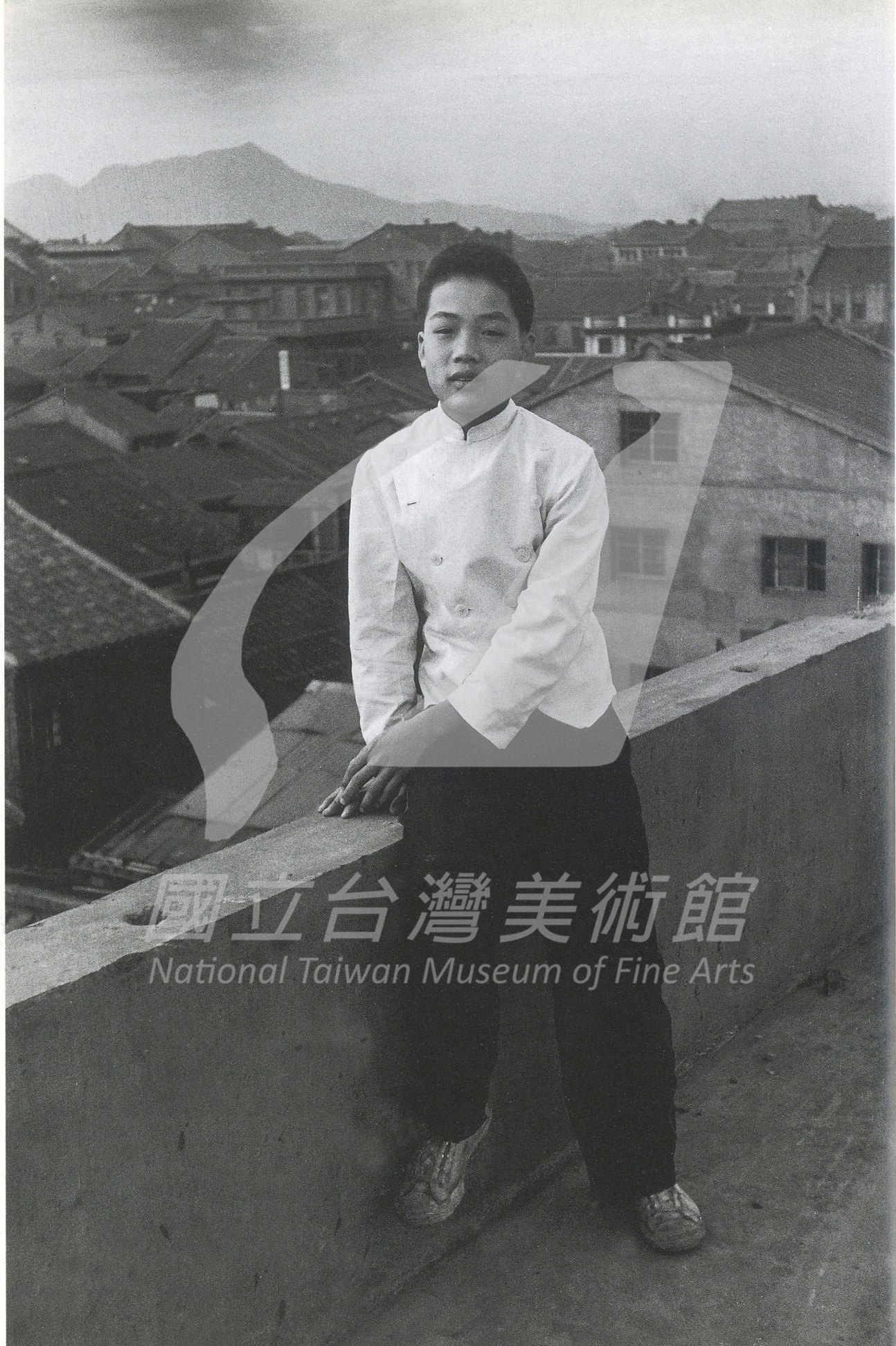


新竹 1950年代 鄧南光



新竹 1950年代 鄧南光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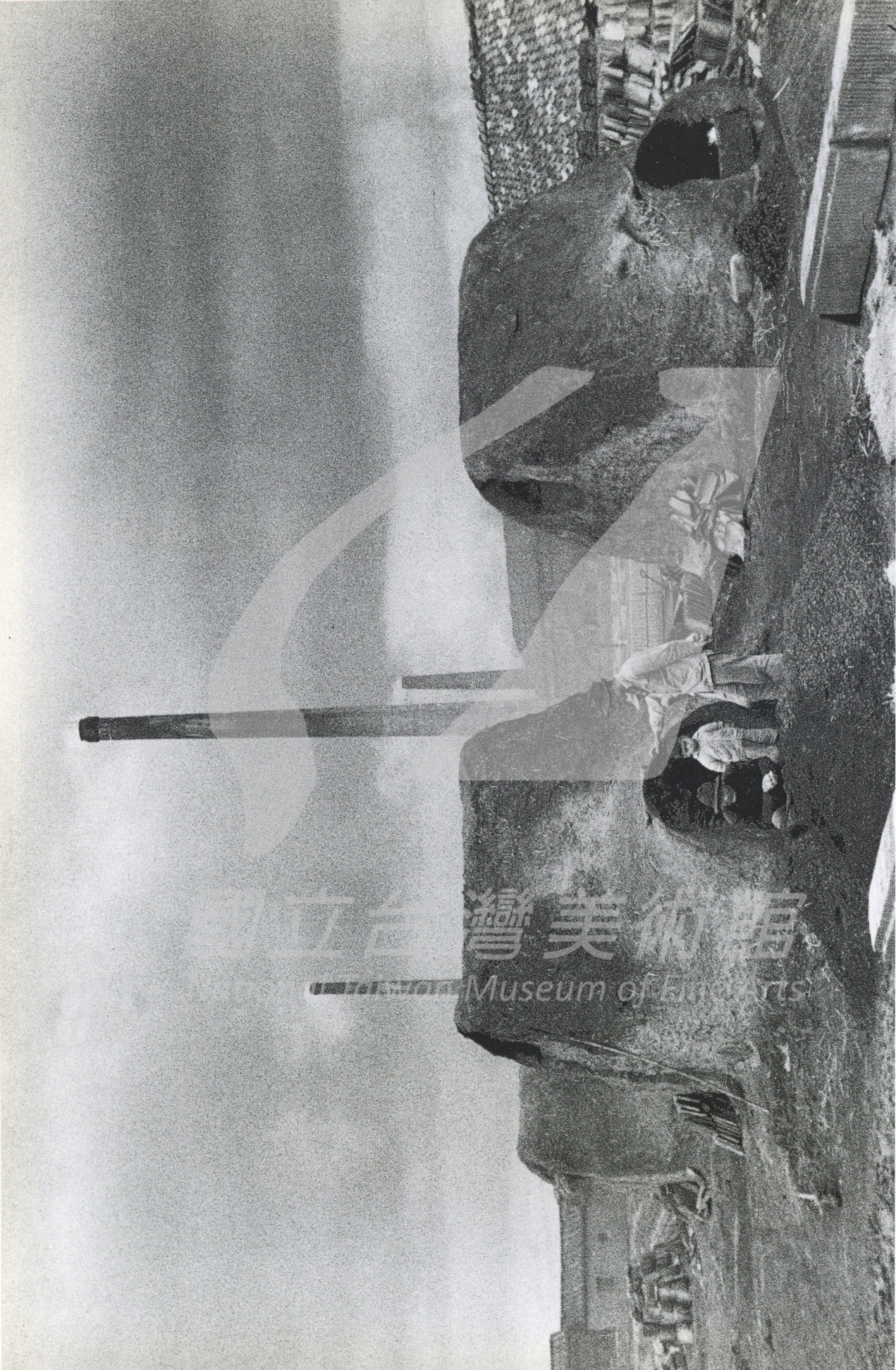
新竹 1950年代 鄧南光



新竹 1950年代 鄧南光



新竹 1960年代 鄧南光



鶯歌 1950年代 鄧南光



暖暖 1960年代 鄧南光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新竹 1950年代 鄧南光



碧潭 1960年代 鄧南光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